

科普时报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习近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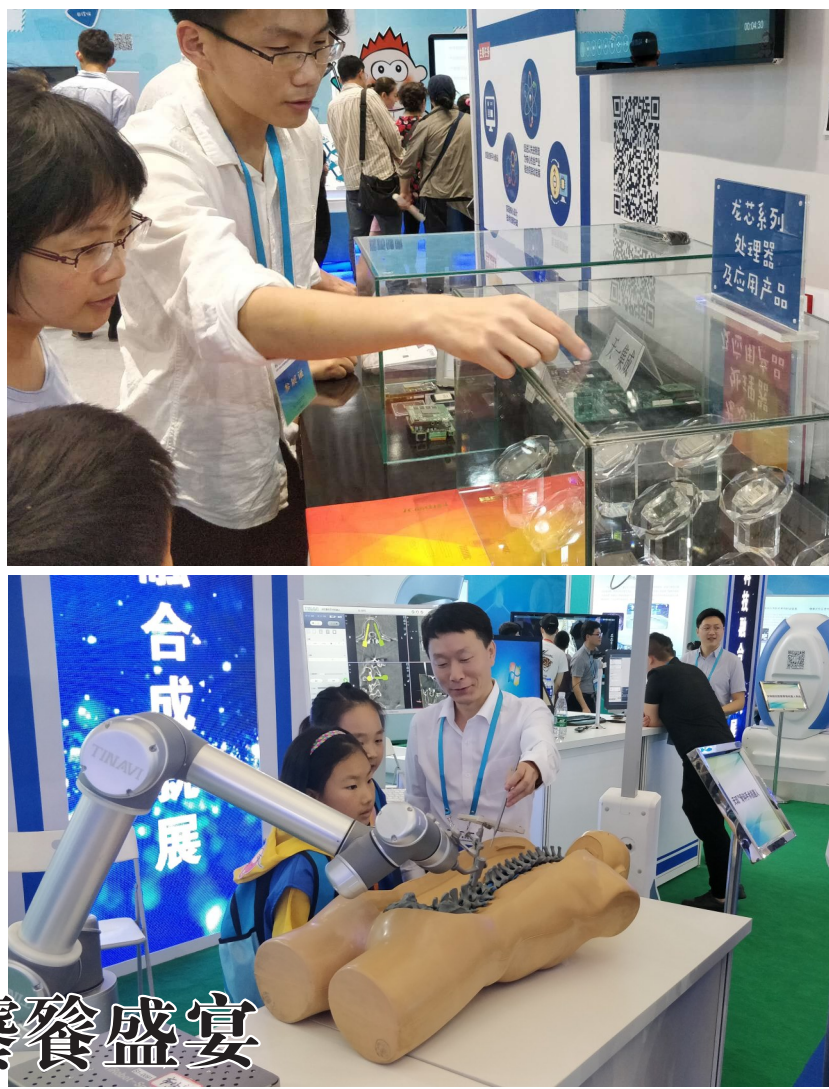
科普产业行业标准亟待规范

科普时报讯（记者 张克 侯静）“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已经到了培育产业、规模发展的阶段。这么多年来，全国多个部门共同发力，科普活动已经卓有成效，科普产业初具规模，有很多产品非常受欢迎。今年的科技活动周在全国各地同步启动，各地活动精彩纷呈，这是非常难得的。如果我们把政策制定好，把市场开拓好，把标准规范好，采取市场的模式，科普产业市场一定前景广阔。”5月22日，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人才与科普处调研员邱成利在“科普产业沙龙”上表示。

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普及和科技创新建设工作，政府科普工作协调机制发挥积极作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科普活动广泛开展，创新文化建设深入推进，我国科普事业和创新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提出由科技部、中国科协牵头“实施科普产业助力工程”，完善科普产业发展的支持政策，推动科普产品研发与创新，加强科普产业市场培育。2017年5月，科技部、中央宣传部制定了《“十三五”国家科普与创新文化建设规划》，提出要“以公众科普需求为导向，以多元化投资和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推动科普展览、科技教育、科普展教品、科普影视、科普书刊、科普音像电子出版物、科普玩

具、科普旅游、科普网络与信息等科普产业的发展。”
“我国科普工作和创新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重科研、轻科普，科普与科研脱节现象仍然存在。科普产品研发能力弱，科普作品创作水平不高，科普场馆内容同质化、单一化现象较为突出。运用市场化手段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科普的机制亟待完善。”在“科普产业沙龙”上多位专家畅所欲言，为科普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此次“科普产业沙龙”由中国科协、中国科普网联合有关科普企业共同倡议，得到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沙龙上专家建言本报将择期刊发）

科普全媒体平台 中国科普网 www.kepu.gov.cn 投稿邮箱: kpsbs@sina.com



科技创新的饕餮盛宴

作为一年一度的科技界“大事件”，5月19日，2018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活动主场如约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拉开帷幕。超过11500平方米的展区成为诸多科技创新技术和成果展现魅力的舞台，460余个“高精尖”展项则以图文展示、视频、互动体验等多种方式，为与会观众带来一场科技创新的饕餮盛宴。

2018年5月25日
星期五
第36期

主管主办单位: 科技日报社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303
邮发代号: 1-178

社长 尹宏群
总编辑 尹传红

另类解剖学 别样科普路

□ 隋鸿锦

时报特稿

解剖学科普的理念和提法，源于我从解剖学到生物塑化的延伸。1995年，得益于大连医科大学的支持，大连医科大学生物塑化技术研制开发中心揭牌成立，标志着生物塑化技术正式引入国内，关于解剖学科普的序幕由此在国内逐渐拉开。

科学技术的进步总是早于人们意识形态的进步，彼时，《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还未启动，但解剖学科普在中国大地正如火如荼地生根发芽。20年来，在科普领域我曾加载了众多的标签，“胆大”“塑化第一人”“生命奥秘之父”。当然，也不乏褒贬不一的争论，甚至于谩骂，但我对科普的情结仍还是“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我有幸生于大连，长于大连。大连自然博物馆是国内最早的四大



隋鸿锦与生命奥秘博物馆之鲸鲸“海海”

自然类博物馆之一，旧址位于大连的胜利桥北，是一座有浓郁俄罗斯风格的古建筑，也是沙俄统治时期修建的市政厅大楼。

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即便在文革期间，父母每年都要带着我和

妹妹到大连自然博物馆参观几次。就是那个时候，大连自然博物馆的展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扩展知识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也激发了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标本收藏成为我的终身爱好。

在小升初阶段，适逢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郭沫若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科学的春天》，此后，科学的春天也确实来了。当时出版了大量的科普杂志，如《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少年科学》《青年科学》和《我们爱科学》等，还有各种各样的科技类报纸。那个时代的巨大转折让尚念初中的求知欲旺盛的我在科学的大漠中如饮甘泉。时至今日，许多当时的科普文章、科幻小说我还记忆犹新，从此科普给我的人生轨迹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从科研到科普的跨越

研究生时期我开始从事科学研究，人体解剖学是一门很古老但又非常冷僻的学科，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门行将就木的夕阳学科。然而，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础，社会对人体解剖学的认知还非常匮乏，即便医生限于解剖学的恐惧感，也仅仅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基础之上。（下转第二版）



袁隆平院士 寄语科普时报

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
比翼齐飞

赠《科普时报》

袁隆平 2018.4.24.

4月24日上午，科普时报记者来到海南岛三亚“隆平小区”，拜会了正在此地疗养的袁隆平院士。

已是88岁高龄的袁老依然是那么清瘦。聊起来老人家说的都是新事儿，特别讲到他的团队他的弟子，为他们所取得的新成就而自豪、高兴。

2016年以来，袁老和他的团队又致力于培育耐盐碱高产海水稻良种，确立了推广1亿亩高产海水稻的新目标。按照袁老的设计，海水稻如果扩大到1亿亩，按最低产量亩产300公斤计算，每年增产300亿公斤，可以多养活8000万人口，相当于一个湖南省的粮食总产量！

我特别把新出的一期《科普时报》呈递给袁老，并请他谈谈对科普的看法。他说，科普很重要啊，老百姓借助科普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提高文化水平，不做“科普”，就不会陷于迷信，也不容易上当受骗。

我请袁老为《科普时报》写几个字，他欣然应允，写下：“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比翼齐飞 赠《科普时报》，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他还表达了对即将举行的全国科技活动周的期望。

科普时报记者 尹传红 摄影报道

以“后人文主义”倡导科学精神

□ 刘悦笛

当今人类，已开始直面所谓的“后人类状态”。

日裔美籍政治学家福山在2002年所出《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一书中，对人类未来正在与即将产生重大影响的科技革命进行了深描，认定造成人类走向“后人类”状态的四阶段分别为：第一，关于人类行为和大脑之生物来源的日益增长知识；第二，关于情感与行为的神经生物学与操控；第三，生命的延长与拓展；第四，基因工程。

按照福山对后人类未来的洞见：“这些发展将会带来巨大的争议，因为它们深刻地挑战了人类平等与道德选择能力的固有观念；它们给予社会对公民行为加以控制的新技术；它们将改变我们对人类的人格与身份之理解；它们将颠覆社会等级，对智力的、物质的和政治的进步之速度产生影响；它们会影响到全球政治的本质。”

面对这些人类境遇的新变化，欧美学界生发出“后人文主义”之新潮，来应对科技与人类之间的“互变”与“交融”。所谓“后人文主义”，乃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的学术话语，这个词在1995年首度出现在“寻求后人类理论”的宣称当

中。追溯溯源，“后人类”这个词最早现身于19世纪末神智学创始人布拉瓦茨基的人类演化理论，被称为“后人类”的某种哺乳类动物被其当作自然演化之结果。但是，当今生物技术与电脑科技的发展，却大大突破了传统进化论的界限。如今在基本用语上，国际学界也弃“Post-Human”而取“Posthuman”这个用法，因为post与human之间的传统连字符仍在强调从人类到“后人类”的延续性，但删除了这个符号，却代表着“后人类”乃是一种新的存在形态，与“后人文主义”接近的还“跨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但是二者却并不相同。按照伍尔夫的理解，“后人文主义”恰恰站到“跨人类主义”的对立面上，因为“超人”就是现代科技特别是基因技术使得人自身得以增强，“跨人类主义”仅仅是对人文学的强化而已。因此，“跨人文主义就是建基于理性的人文主义根基之上的”。尽管“后人文主义”也要建基于人类学的基本教义之上，但是它却不只是量变而实

现了质变，如是观之，所谓“人类”乃是通过脱离或压抑动物根源而获得的，而非只是发源于自然的、生物的与进化的动物根源，更普遍地乃是同时超越物质性与显现的关联而实现的。

从此出发，“后人文主义”既在人文主义“之前”，又在人文主义“之后”。一方面，在人文主义“之前”就意味着，人类的并不只在生物世界而且在技术世界当中得以显现自身，尽管人类通过工具使用技术和语言文化之类的动力与动物共同得以进化，但人类的创造却依赖于被称为“人类”的这种历史产物之前的基础。另一方面，在人文主义“之后”则意味着，后人文主义命名了人类通过技术、医药、信息和经济网络，使得人类得以提升的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意味着一种指向新的理论范式的历史发展；意味着一种人文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之后，经过文化压抑和幻想、哲学规划与遁词之后的思想模式。

由“后人文主义”思潮，由此生长出所谓“后人文科学”(Posthumanities)。后人文科学定义为，从称作后人文主义的思想运动与道德立场

获取其特点的，一系列有组织的研究主题、技术和兴趣。后人文科学可以理解为继承人文主义之后的人文科学遗产的各种方法，进行非人类中心论或反人类中心论方面的研究，后人文科学处理的问题包括物种界限、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人类与技术、环境、动物、事物的关系）、生物权力、生物政治和生物技术。

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教授唐娜·哈拉维早在1985年发布的《赛博格宣言》里，就明确提出“赛博格乃控制论的有机体”，作为机器和生物体之混合，赛博格“既是虚构的生物也是社会现实的生物”。最终，哈拉维发出“我们就是赛博格”“赛博格就是我们的本体论”这样的极端宣称，可谓吹响了人类向“赛博时代”进军的集结号。这就意味着，当人文科学向“后人文科学”转型之后，这些相应的拓展，便会促成更新的人文科学在未来世界的形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科苑视点

责编: 陈杰 美编: 纪云丰
编辑部热线: 010-58884135
广告、发行热线: 010-58884190